

道寧齋印考

游國慶

國立故宮博物院教育展資處

提 要

本文從一方印文奇詭難辨的吉星福先生捐贈田黃石印發端。經由出土古文字與傳抄古文的字形資料參比，以及文字歷史演變的規律勘察，將此印文隸定為「道寧齋」三字，期望使印文研究擺脫猜謎射覆式的主觀臆想，走上較科學的軌道。

在考知字形、了解印文後，進一步查證文獻史料，證知為北京北海瓊華島白塔下的一個齋館，於乾隆十八年修建完成，名為「道寧齋」。更搜尋清宮帝后用印之《寶藪》，發現乾隆皇帝有一方同印篆的朱文印，形制略小，旁附「道寧齋」釋文。由康熙乾諸清帝常鑄同文印章之例看，此贈印亦應為乾隆帝的一方用印，田黃石料，印文兩側加雙龍紋，極其珍貴。

明清書家、印人的古文字知識、或古文奇字形體使用的來源，是一個頗大的議題，許多書畫家鈐朱與收藏印記，往往見存這些難辨的奇字印文，因對其得形之由未明，故傳抄致訛甚多。本文對印文「道」、「寧」、「齋」三字的字形偏旁考索，或可作為此類印章印文研究的參考。

清宮帝后璽印散佚民間，屢見於各拍賣會，或可驗諸《寶藪》、或為當時編譜所失收、或編輯前已佚失，此印可補《寶藪》之缺，為清宮帝后璽印研究增加一方寶貴的實物資料。

關鍵詞：道寧齋、奇字印文、清代帝后璽印、古文字研究

一、印文用字初探

國立故宮博物院院藏許多近現代藏家捐贈的歷代璽印與明清篆刻印章，其中吉星福先生伉儷贈印：贈玉 286（圖 1），為一方雕有大獅少獅鈕的田黃石印，印面朱文：印文作三字、雙龍紋飾邊，篆形奇詭難辨。

此印最早著錄於《吉星福代表張振芳教授伉儷捐贈文物目錄》，¹ 印文不識。個人於二〇〇七年籌辦「印象深刻——院藏璽印展」時，曾經上手諦觀，悉田黃質地甚佳，大獅小獅之雕工亦精，而印文雖奇譎變異，不入古篆正統，然篆刻刀法至細，又有雙龍紋飾邊，或與乾隆屬篆的「鴛錦雲章——循連環」田黃石九方套印之鑄工相關，唯因展覽事務繁瑣，不克細作印文考釋，遂爾擱置。

二〇一一年，器物處辦理捐贈文物展「寄情人間——歷代器物捐贈特展」，此印亦列展品，遂有撰文釋讀此印文為「張振芳吉星福」六字者，唯文中對古文字考釋必須扣緊的偏旁分析、形體演變序列的比對，² 往往付之闕如，徒以鳥蟲篆設計立說，頗多可議，難以令人信服。³

如所示印中：上部一圈標為「張」、「振」二字合書，旁附「張」、「振」之籀篆字形，然與印文實無法聯結；「芳」、「吉」狀況亦同；「星」字明顯是將常見的「齊」字誤認了，印文三個小口上端都有出筆，與「星」的歷來字形截然不同；末字圈為「福」字，然「福」字夙無从「鬲」旁之例，「鬲」的左右加二「弓」形，以表煮沸蒸氣上揚，屢見於古文字，《說文》「鬲」部以下例證甚多，由偏旁分析，立見其謬（字形討論詳後）。

篆刻，是一門以篆字刻印的古漢字藝術，可追溯到商晚期的銅「亞禽示」璽、「奇字」璽，歷經戰國、秦、漢各朝的發展，至元末明初因軟石印材的發現，方便藝術家自己書篆、自行刻治，於是從明文彭、何震以後，逐漸興起各家流派印風，影響及至民國。

1 吉星福先生與夫人張振芳女士，一九八四年三月自美返臺參加國民大會時，攜回十三箱文物捐贈給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所贈印章共計二十二方（五方為未刻印），曾刊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吉星福代表張振芳教授伉儷捐贈文物目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1985）。

2 唐蘭先生建立了一套較為完整和系統的古文字的研究方法，如對照法、推勘法、偏旁分析法、歷史考證法，使古文字研究擺脫了過去那種猜謎射覆式的主觀臆想，走上了比較科學的軌道。參唐蘭，《古文字學導論》（香港：太平書局，1965）。

3 陳瑛，〈淺談「寄情人間」展兩方鳥蟲篆印〉，《故宮文物月刊》，337期（2011.4），頁78-89。文中將此印視為「鳥蟲篆」印，又讀印文為「張振芳吉星福」六字，均不能成說。

篆刻所用的篆字，除歷代璽印文字外（印內求印），另有以漢字書法史上出現的甲骨文、金文、戰國古文、秦篆、漢繆篆（印外求印）等入印，⁴藉由古文字常識，大多印文並不難辨認，唯明末至清中期有一股好古作奇的風潮，書家如傅山、黃道周、王鐸；印人如《學山堂印譜》、《賴古堂印譜》、《飛鴻堂印譜》所錄諸篆刻家，往往兼採特殊的奇字入其書印，造成識讀的困難，故宮院藏書畫上的許多鑑賞章，也偶見此等「怪字」，一直令人費解。

這些「怪字」的構形，部分是正統古文字學的旁支——傳抄古文字書：《汗簡》、《古文四聲韻》、《集篆古文韻海》的延續；⁵部分更迥異於上述諸書，讓人難以索解。但以常理判斷，當時文人所書、所刻，應是同時代同道所共常援用的古文資料，否則根本無法交流，因此，回歸到彼時的古文字學習與辨識環境，應是較易貼近其用字真相的方法。

如前所言，此雕有大獅少獅鈕的田黃石印，印面朱文：印文當是作三字、雙龍紋飾邊，篆形詭更變異、奇譎難辨，不入古文字正統，但細審之，則第三字由偏旁分析可先得解也。

（一）印文第三字 ——「齋」字考

此印的最下方是最易辨識之處：上部從「齊」之初文（齊兼聲），下從「鬲」之古文繁構（旁加二弓表蒸汽上揚，與粥、鬻之從二弓同義），「鬲」的左右加二「弓」形（或「虫」——如「融」之甲金文）⁶以表煮沸蒸氣上揚，屢見於古文字⁷（如〈庚兒鼎〉銘「煮」字作 ，圖2）。

《說文》卷三「鬲」部以下例證甚多，「饘」、「粥」、「餲」、「羹」、「餌」、

4 參游國慶編，《印象深刻——院藏璽印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7），頁26-29。

5 《汗簡》三卷。宋郭忠恕編著。成書於北宋初，有北京圖書館藏康熙四十二年（1703）汪立名刻本、楊氏海源閣舊藏抄本、《四部叢刊》影印馮舒抄本、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影印本。（宋）郭忠恕編，《汗簡》（北京：中華書局，1983）。《古文四聲韻》五卷，宋夏竦撰，清汪啟淑家刊本，從汲古閣影寫宋刻翻雕，有慶曆四年竦《自序》，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影印本。（宋）夏竦撰，《古文四聲韻》（北京：中華書局，1981）。《集篆古文韻海》，宋杜從古撰，《宛委別藏》選集影舊抄本三冊，一九三五年商務印書館依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宋）杜從古撰，《集篆古文韻海》（臺北：臺灣商務，1935）。

6 故宮藏〈融尊〉其銘文可證，見錄於張光遠，《商代金文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5），頁208-211。

7 〈庚兒鼎〉銘「用酥用煮」，參《殷周金文集成》2715。中國社會科學院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

「炒」、「煮」等字原皆从此旁得義，⁸至隸楷以形繁漸多改易，仍存用者寥寥無幾（如「鬻」）。

此字實早見於商周古文字，⁹商晚期〈戌甬鼎〉作、西周〈王作番妃鬻〉作, 〈戌甬鼎〉之字，中間从「齊」省形。下从「皿」。左右二「匕」形，與粥、鬻之從二弓，同象蒸氣上出。字上又疊加一「匙」以舀物。可隸定作「齋」，《說文》：「齋，黍稷在器以祀者」，指盛黍稷之禮器。

西周〈王作番妃鬻〉之字，从鬻齊聲，「鬻」與「皿」因同為容器義近之故，於古文字偏旁往往互作，故可視為「齋」之異文。¹⁰

「齋」字，《說文》：「戒潔也，从示，齊省聲」，「齋」與「齋」二字皆從齊聲，故古人篆刻的印章中多借用「齊」字，為齋館的「齋」字。

綜上所述，則此印文當是「從鬻古文、從齊聲」之形聲字構形，可視為「齋」的異文，借作「齋」館之「齋」字使用，寬泛地說，亦可視作「齋」的一種異體字（圖3）。

（二）印文第一、二字出處考

印文的第一、二字則形體繁複、奇詭難解。

茲檢徐文鏡所編《古籀匯編》，於「道」（二下、十六、十二）下有字，「寧」（五上、十七、七）下有字，二字均見收於汪立名《鐘鼎字原》所輯之〈比干銅盤銘〉字形，形體繁複、難解其構形偏旁訛變之所由，但卻與印文上半部二字，頗有神似之處：¹¹

遂更追索宋代鐘鼎款識書，以查〈比干銅盤銘〉的原銘著錄狀況。

8 詳參《說文解字注》三篇下十一至十三頁，收入「鬻」部字篆首十三字、重文十二字。（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1999，經韻樓藏版），頁113-114。

9 參見《古籀匯編》七上28所收「齊」字。《古籀匯編》十四卷，徐文鏡編纂，依《說文解字》編序，以小篆為字頭，另參註12。徐文鏡編，《古籀匯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七上28。

10 參黃德寬、何琳儀、徐在國等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頁3115。

11 參徐文鏡編《古籀匯編》，此書匯錄六書：源：汪立名《鐘鼎字原》、吳：吳大澂《說文古籀補》、丁：丁佛言《說文古籀補補》、編：容庚《金文編》、徵：羅福頤《古璽文字徵》、殷：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編》。

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¹² 因檢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見其頁百六三、百六四收有〈比干墓銅盤銘〉十六字奇字篆，左側附隸定，釋文為：

右林左泉 後岡前道（或云前岡後道）萬世之寧（或云英字） 茲焉是寶

又加註云：

右開元四年，¹³ 游子武之奇於偃師耕耘，獲一銅片，盤形，四尺六寸，上鏤文，深二分，其左右前後岡道與泉並存，唯林無矣。考諸圖籍，即比干之墓。

宋王俅《嘯堂集古錄》：¹⁴ 王俅《嘯堂集古錄》亦收有此銘十六字，¹⁵ 唯篆形略異。

我們試將諸本〈比干銅盤銘〉的「道」、「寧」二字與贈印印文排比如次（圖4）：

三種版本的〈比干銅盤〉銘文中的「道」、「寧」二字均有變異，難以確認孰為盤銘原形，傳抄訛謬，不易索解，唯諸字形貌與印文上前二字或略相似：

- 1、「道」字的三種銘文與印文雖有變異，但大體相似，《嘯堂集古錄》字形左右从「行」，偏旁明顯，應較貼近古文字原形，其他均有訛謬。
- 2、「寧」字造型頗怪，但《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鐘鼎字原》所收字的左下似「非」若「行」、右旁像「衣」之變形，皆與印文相近，唯《嘯堂集古錄》之「寧」右旁則誤書似矛頭。

茲合併前述第三字之隸定為「齋」，將全印印文初步讀作「道寧齋」三字，應該尚不致大謬。

然「比干墓銅盤銘」究為何時代？因何而作？其銘為何如此奇詭？仍宜再進一步細考。以下先對〈比干墓銅盤銘〉做初步考索。

12 薛尚功於南宋紹興十四年（1144）撰成《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宋）薛尚功撰；（明）朱謀壘木刻；于省吾一九三五年影印，《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82。

13 唐玄宗，開元四年，公元716年。

14 王俅《嘯堂集古錄》，成書在《宣和博古圖》之後，約在南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之前已有刻版，北京中華書局據以影印。（宋）王俅，《嘯堂集古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143。

15 （宋）王俅，《嘯堂集古錄》，頁69。

〈比干墓銅盤銘〉：〈比干墓銅盤銘〉，傳為周武王為比干而作。

傳比干墓葬於河南汲縣（今輝縣）。比干為商朝貴族，商王文丁之子，帝乙之弟，紂王之叔。封於比，故名「比干」。帝乙時，佐兄鞏固政權，嘔心瀝血。紂王繼位時，受命輔佐，官少師，盡慮盡忠，時以敢言知名。商末，紂王荒淫無度，微子去國，箕子佯狂，國勢危殆。比干累諫不聽，乃嘆曰：「主過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諫而不從，且死，忠之至也！」乃屢屢進諫，不去者三日。紂問何以知恃？比干曰：「善行仁義，所以自恃！」紂怒曰：「比干自以為聖人。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遂殺比干，剖腹驗心。

比干被害後，暴紂下令株連親屬。時比干正妃有嬀氏甫孕三月，恐禍及，即携婢避難於牧野。及期，於長林（即樹林）間石室產一男。¹⁶

周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即派大臣褒封比干墓，鑄銅盤銘篆書十六字，……旌表忠烈，查得其後嗣遺腹子，因生於長林石室，賜姓「林」，名「堅」，拜為大夫，食采西河。可知林堅為林氏受姓始祖，其父比干則被後世林姓子孫尊為太始祖。

比干卒後葬於朝歌，即汲縣北十有五里。傳春秋時孔子適衛，率弟子謁比干墓，劍刻比干墓碑，自是比干道益昌。魏孝文帝南巡親謁比干墓，封墓建祠，刻弔殷比干墓文於碑石上，今碑文猶存。唐太宗伐高麗道經墓下，率文武大臣謁比干墓，下詔爰贈太師，諡忠烈公，命有司修葺祠堂，祀以少牢，春秋二祭，於是廟制益崇。唐宋以降，歷代帝王聖賢褒揚有加。現比干廟尚存有元仁宗、明孝宗、清康熙、乾隆的碑刻。

清康熙皇帝御制詩康熙四十六年（1701）拜比干墓所作

三代遺忠照汗青，龍逢地下共精靈。微箕而後能無諫，脯醢之餘別有刑。

石碣尚留尼父筆，銅盤何用武王銘。荒丘萬古蓬蒿里，浩氣長存貫日星。¹⁷

乾隆十五年（1750）九月，清高宗至河南巡視並赴殷比干墓致祭，題曰：

16 參《史記·殷本紀》：「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另參《史記·宋微子世家》。（漢）司馬遷著，（日）瀧川龜太郎會注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北京：中華書局，1977）。

17 丹誠，〈忠烈比干公之裔〉，《中華林氏總會》<http://www.cnlin.org/Item/Show.asp?m=1&d=3971>（檢索日期：2014年3月10日）。

天地之經，君臣之義。貴戚異姓，同歸一致。與社稷共，逝將焉避？孰丁其難，孰丁其易？嗟哉斯人，遭殷之季。罔為臣僕，先王獻替。披瀝以陳，甘於殞棄。五畝佳城，千秋弗墜。夫子適周，載經柏隧。早許三仁，徂惟四字。¹⁸

明郎瑛《七修類稿·辯證五·比干墓字》考之曰：

比干墓在衛輝府汲縣西北十五里，舊府志云，墓前有「殷比干墓」四字，石斷字缺，世以為孔子書，諒今亡矣。見舊拓本，體勢與周穆王「吉日癸巳」類，雖非先聖所書，諒為古筆無疑。秦觀以為唐人書。《丹鉛續論》以陶潛有贊曰。「夫子戾止。爰詔作銘」。似又不是而實夫子者也。但陶集未見其贊。諒升庵不謬。

其先聖所篆比干墓銅盤銘，開元中固已為耕者所得，不傳矣。此外再不聞墓前有何古刻。《續博物志》又云。墓前有隸刻商大夫比干之墓七字。意此漢以下之刻歟。故宋李石言之也。昨得本朝所輯《比干錄》讀之，又缺此隸字，不識錄之者之未全，抑李石之謬記也。且銅盤銘，《嘯堂集古錄》并汝帖所摹刻者迥有不同。證以三代款識、秦漢碑刻，則嘯堂尚似，而舊體亦未可必也。若今所傳，差識左右字本，尤為可笑。因摹三篆于左。以獻博古君子。¹⁹

清黃宗羲《金石要例》云：

所收如比干《銅槃銘》，出王俅《嘯堂集古錄》，乃宋人偽作。²⁰

可知史載比干墓有西周武王屬製銅盤銘古篆十六字，以及春秋時孔子劍刻「殷比干墓」隸書四字。

春秋時代殆無古隸出現之可能，託名孔子，歷來學者早糾其謬。²¹ 從銅盤銘古篆十六字篆文書風看，此銘亦與習見之西周早期甲骨文、銅器銘文不類，絕非西周

18 丹誠，〈忠烈比干公之裔〉。

19 (明)郎瑛，《新校七修類稿·續稿》(臺北：世界書局，1984)，〈辯證五·比干墓字〉。

20 (明)黃宗羲，《金石要例(附：論文管見)》，收入《欽定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1 參清王澐《虛舟題跋》、《竹雲題跋》，「商比干墓銅盤銘」、「比干墓殘字」條，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鈔本。

早期武王時物。著錄之始在南宋，則唐宋間偽作，兩宋學者遞相著錄刊行，或最接近事實。

可知此印之作，當是參稽取形於唐宋間偽託西周武王之〈比干墓銅盤銘〉，篆書「道」、「寧」二字，由於作偽者與傳鈔者未諳古文字結構，導致篆字奇特，輾轉訛謬，若非原書附有釋文，幾乎不能辨讀。

明季書家有嗜古作奇字之癖，²² 清初至中葉金石學興起，相應於明清間篆刻流派之興起，學者或印人參檢研究《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與《嘯堂集古錄》等鐘鼎款識書者為數亦夥，於〈比干墓銅盤銘〉雖見其結體造型怪異，但因「道」、「寧」二字的字義甚佳，故擬以入印，應該也是極可能之事。

唯「齋」字構形之由已探討如前，「道」、「寧」二字之乖謬，雖有釋文，仍恐其隸定傳鈔間或有訛誤，故再從文字學偏旁分析角度細究其構形之因。

二、「道」、「寧」二字構形考索

我們再回到傳統古文字研究的領域來看這兩個印文：

(一) 道字考——

「道」字，《說文》：「道，所行道也。从辵，从首。古文道，从首、寸」。

金文從「首」、從「行」，會意，見商晚期〈貉子卣〉。隸作「衢」或「衢」，表領頭者帶領大家所行走的道路，所以引申作一切抽象的道理、天道、教導。

或加「止」，止為足趾本形，以加表行走之意——從首、從行、從止會意，見西周晚期〈散盤〉。

又從「行」之旁，或省為從「彳」，與下「止」合成「辵」旁，如春秋晚期〈侯馬盟書〉、戰國中期〈中山王鼎銘〉，隸作「道」，即《說文》小篆形體之源。秦漢以後亦多沿用此形。

從「止」，或形近訛變從「又」（西周晚期〈曾伯簠〉），或於「又」的下方加橫畫，更加飾筆為從「寸」（戰國早期《石鼓文·作原》），為「導」字形源。

22 如黃道周、傅山、王鐸等人均常用古文奇字之隸定字形作楷行書。

再從而省「行」旁，即為《說文》古文之形，唯「寸」旁移置右側。從「首」的首形或下加「人」旁似「頁」（戰國中晚期《詛楚文》、《郭店楚簡·五行/語叢》）。

另有一個異體字，從「人」、從「行」，即人在行中會意，《石鼓文·鑾車/霽雨》、《郭店楚簡·老子甲本》，構形與《汗簡》道字古文相同，為道之異文。《汗簡》道字古文亦有首下加人、加手的特殊字形（圖5）。²³

由出土古文字與傳抄古文資料，可知「道」字的基本結構為「行」、「首」，「行」通「𡗗」、「彳」、「止」，「止」復訛作「又」、「寸」。「首」通「頁」，「頁」復訛為「目」、「自」，異體作从「人」在「行」中，「人」或作複體、或下加「寸」，故隸古定有「衢」、「衢」等字形。

簡言之，「道」字的構形，主要是由表行動的「行」、「𡗗」、「彳」、「止」，與表人體的「首」、「頁」、「人」的偏旁組合，再加上訛變與複體。亦即：

「行」：通「𡗗」、「彳」、「止」——訛作「又」、「寸」。

「首」：通「頁」——復訛為「目」、「自」。

異體从「人」、「行」，「人」或作複體上下、或下加「止」之訛作「又」、「寸」詳審印文與盤銘，可知其「道」字字形當即自類此之傳抄古文訛寫而來（圖6）。

我們回視《古籀匯編》、《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嘯堂集古錄》與所收「道」字，與吉星福贈印相較：

兩側之「行」或明顯清晰（《嘯堂》）、或晦亂詭變，傳鈔雖曲繞不同，但經勘比仍能定其為「行」字之變。

中間之「首」，上方之髮訛分為「爪」形（《嘯堂》），再傳訛成似小篆的「又」（手）形。

「首」下部之「頁」復訛分變形，人面已不可識，「人」身則唯贈印保持原形，其餘或訛變似爪（《嘯堂》）、或詭奇怪變、無理可尋。

唯《嘯堂》與贈印在人的兩旁更加二爪，其訛可能是先因「彳」下之「止」訛寫接近「爪」形（一如前述之西周晚期〈曾伯簠〉，字下本从「止」，因形近訛變从

23 參《漢語大字典》，辵部，3864頁。《古文字譜系統疏證》，幽部，頁535-537。徐在國，《傳抄古文編》（北京：綫裝書局，2006），頁169-170。

「又」，戰國早期《石鼓文·作原》訛為从「寸」，復因「夏」字古篆字形下方人旁兩側有二爪，故亦對稱變化成此形。古文字形往往因形近訛混，又疊加複體，戰國文字裡有許多例證。²⁴ 春秋時〈秦公簋〉、《說文》小篆、秦〈睡虎地簡〉、西漢初《老子甲本卷後古佚書》之「夏」字中間部份可參。²⁵ 而在傳抄古文中的《汗簡》、《古文四聲韻》等書，也有相類的形體（圖7）。²⁶

以上綜合分析此印文諸偏旁的訛變來由，可知印文第一字之偏旁應為从「行」、「首」、「人」、二「止」（訛為二爪），隸定為「道」字，應無疑義（圖8）。

（二）寧字考——

「寧」字，《說文》：「寧，安也。从宀，心在皿上。人之飲食器，所以安人」。段玉裁注：「此安寧正字，今則寧行而寧廢矣」。《玉篇·宀部》：「寧，安也。今作寧」。《說文》：「寧，願詞也。从丂，寧聲」。

商代甲文有省形作从宀、从皿，象居所有飲食之具，金文或加从心，置中，以會心安寧定之意，戰國古文或省宀，只从心从皿。

加从丂之寧，亦早見於商代，从宀从皿从丂，省心（甲文或省宀，只从皿从丂）。

按「寧」，甲骨金文象居所有食具，是安寧的會意字，後世假寧為寧，「今則寧行而寧廢矣」。

戰國文字「皿」與「丂」混併連似羊角形（〈中山王鼎〉、貨幣文字等）。楚簡則因義近形旁更換「宀」為「穴」。²⁷

傳抄古文中訛變字形尤多，茲參《傳抄古文字編》收錄「寧」字：

【石】（三體石經）本从宀下心、皿、丂，訛似「心」在「衣」中。

【汗】（汗簡）「皿」、「丂」旁亦合併訛近「衣」，更分離似从二人。

【四】（古文四聲韻）承之，或作从宀下心、丂。

【海】《集篆古文韻海》2.19（4）收有形，與《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嘯堂

24 參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頁214。

25 參《漢語大字典》夂部：夏。

26 參徐在國，《傳抄古文字編》，頁544-545。

27 參《漢語大字典》宀部：寧、寧。《古文字譜系疏證》，頁2174-2177。

集古錄》、《古籀匯編》所收寧字，星福贈印字最接近。

簡言之，「寧」字的構形，主要是由「ㄣ」、「心」、「皿」、「ㄅ」，四部份偏旁組合，再加上訛變與複體。亦即：

「ㄣ」：或省、或訛似「ㄣ」、「ㄣ」。

「心」：或省、或訛作○上加三點、四曲點、五小點。

「皿」：或省、或與「ㄅ」合併訛似「羊」、或訛似「衣」的下部、再訛似「从」。

「ㄅ」：或省、或與「皿」合併訛變，詳如上述。

茲再排比與印文第二字相近的諸「寧」字形（圖9）：

左旁：當為「寧」之變形，由上至下為ㄣ、心、皿、ㄅ四個偏旁。

「ㄣ」形於前四例的左右垂筆，或直下、或捲翹，雖有差異，但不難辨識。

「心」旁訛變甚鉅，甲骨文象心臟形，金文中象心室，上有主次動脈靜脈，或作交聯四出之形（如《散盤》），至戰國古璽「璽彙 4501」與楚簡「包山 218」併筆為三上出筆。

由之節縮再訛分，則成《款》《海》《嘯》諸形，《籀》之變，疑亦心之別體似「ㄣ」者之謬省（如楚簡「九店 56.13」寧字）。唯《贈》將ㄣ與心併接成一體，其形最怪。

下之「皿」、「ㄅ」，戰國文字〈中山王鼎〉、貨幣文字等混併連似羊角形，傳抄古文更訛似「衣」下（ 三體）、復訛似「从」（ 海 19-4）、再訛分似「行」（參圖9前四例）、更壓扁似「非」（《贈》之印文）。

右旁：頗為詭怪，似从省變之古文（《貨系》五一四作、《三體石經》作）去「心」，更上下連筆而成。換言之，是从ㄣ、从皿、从ㄅ、省心的另一形古文「寧」字異構，也見於商晚期的甲骨金文。

綜括上述，則此形體實从二寧字並置之「寧寧」形，疊增複體，左从ㄣ下心皿ㄅ分化訛變；右从ㄣ下皿ㄅ併筆減省。類此疊增複體、分化訛變，與併筆減省之

例，習見於戰國文字與傳抄古文，如「元」作上下二形重疊、二形並置、²⁸「各」、「亅」作上下二形重疊（〈信陽楚簡〉、古璽）、「易」二形顛倒並置（〈中山王鼎銘〉）等皆是其例。²⁹

茲再將印文與盤銘「道」、「寧」二字的字形隸定與各偏旁的訛變徑路，以簡表方式列出，俾使觀者一目瞭然（圖 10-11）。

總而言之，由上述形體演變的理路分析與排比，可以清楚驗證印文讀為「道寧齋」三字，應無可疑。

三、道寧齋考

道寧齋，位在北海公園內瓊華島的山坡下，臨水而建，與漪瀾堂、碧照樓、遠帆閣等一組亭台樓榭並列，院落東西各有偏廈遊廊七間。³⁰

清乾隆十八年（1753）仿照鎮江金山寺建造的，以廊、殿、閣的優美建築佈局取勝，是一座風光如畫、妙趣橫生的小巧院落。

《國朝宮史》卷十六〈宮殿六·西苑下〉載各建築方位：³¹

由閱古樓而北為漪瀾堂，³²據瓊島北麓，略仿金山規制為之，南瞻穹塔，北俯液池，正中北向為碧照樓，長廊六十楹，左右環繞俱有樓，東盡倚晴樓，西盡分涼樓，樓上聯曰：空明愛天水，飛躍任鳶魚。……碧照樓之左為遠帆閣，亦北向。……閣後為道映齋，聯曰：風自涼經松越峭；月原明暎水逾清。

西室聯曰：靜參倪笕禽魚適；悅可襟懷翰墨憑。

28 參徐在國，《傳抄古文字編》，頁 2。

29 參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頁 214。

30 參北平市政府秘書處編，〈園囿略·北海〉，《舊都文物略》（北平：北平市政府第一科，1935），頁 9-13。

31（清）官修，《國朝宮史》，〈宮殿六·西苑下〉，收入《清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古籍欽定四庫全書，史部十三·政書類。本書三十六卷，拆分成十五冊，作者不詳，為乾隆七年敕撰，乾隆二十四年增修。

32（清）慶桂撰，《國朝宮史續編》，卷 68，〈宮殿十八·西苑七〉亦載：「琳光殿北延樓二十五楹，左右圍抱相合，高宗純皇帝御筆扁曰：閱古樓，壁嵌欽定三希堂法帖石刻」，收入《清文淵閣四庫全書》。

閣上聯曰：石古泉清，軒窗爽且靜；風恬露潤，花竹秀而鮮。³³

又有乾隆御製道寧齋詩數首：

癸酉（乾隆十八年；1753）

仲舒對制冊，道者治所繇；諸葛戒中郎，寧靜非外求。

是皆述公爽，至論昭千秋，虛齋顏道寧，以道寧能不？

雕繪詎足尚，澹泊有餘休。無益不可作，自問殊難耐！³⁴

乙亥（乾隆二十年；1755）

液池冰已泮，著處可撓停。窗納峰遙白，階含苔嫩青。

詔光纔醞釀，春物未薰馨。靜觀孰無志？艱哉以道寧。

戊寅（乾隆二十三年；1758）

拔楔流觴兩不須，湖山趁便小遊紆。對時真愜農桑慶，寧道非關視聽娛。

風軟柳條皆綰玉，雨餘花樹尚貫珠。牕前擬謝芳菲節，一卷言經靜味腴。

又乾隆有道寧齋五律詩云：

宛轉回廊處，齋從院裏通。縹緗霏古馥，窗牖染春融。

益志習周易，名言憶召公。初韶何以識，梅蕊漸含紅。

可知乾隆「道寧齋」的命名意旨：「道」指慕習周易、召公、孔子經典，以治理天下之道；「寧」除指環境的寧謐通幽外，更有以道平寧天下之寓意，乾隆殆以此旨營築齋館，以供帝王讀經，並與羣臣論道之用。

乾隆十八年（1753）詩云：「虛齋顏道寧」，當即齋館修建完成之時所題。

33 因文後即接「御製道寧齋詩」三首，由全書通例可知，此「道腴齋」三字，當為「道寧齋」之誤。文後又述各景點：「漪澗堂之右有堂，扁曰晴欄花韻……堂右為紫翠房，……房之東為蓮華室，……漪澗堂之後奇石萬疊，巖壑玲瓏，攀援出山頂，有亭為摺扇形，扁曰延南薰，……其東山上有亭，扁曰：一壺天地，……亭東為環碧樓，……由樓繞廊而下為嵌巖室，……西渡石橋，有亭曰小崑邱，由亭西南石磴委宛而上，有平臺石柱，為銅仙承露，即道寧齋後也」。

34 董仲舒撰有《天人三策》，「《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臺北：鼎文書局，1983）。諸葛亮有《戒子書》：「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淫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召公爽為賢相，後人有甘棠之思。耐即酬字，實行也。」

乾隆御撰《白塔山四面碑記》之一《白塔山東面記》稱：

白塔建自順治八年辛卯，至於今蓋百有二十年矣。夫士民之家尚以肯構為言，況茲三朝遺蹟，地居禁苑，聽其荒廢榛蕨，為弗當然。予自辛酉、壬戌之間始稍稍有所葺建，至於今凡三十年，而四面之景始畢而成為之記…乾隆癸巳仲冬中澣御筆。³⁵

可知乾隆修葺北海諸建築，始於乾隆六年辛酉（1741），歷經三十年而全部完成，最後為《白塔山四面碑記》則在乾隆三十八年癸巳（1773）仲冬。其間建設隨完工、隨遊憩，並命扁、撰聯、題詩，故「道寧齋」之命名於乾隆十八年（1753），正符碑文所記之時間範疇。

唯現今的道寧齋，已被改作可容納近一百人的御膳坊豪華餐廳，昔日景致不復可尋！

既然「道寧齋」由乾隆所建，依其夙習，或許也刻有齋館印，如本院所藏「寧壽宮」、「漱芳齋」、「墨雲室」、「暢遠樓」、「三希堂」等印，³⁶皆是清宮見存確有其址的建物，則「道寧齋」或亦可以尋覓有無遺印留存。

四、帝后寶璽與捐贈印章

北京故宮博物院曾出版《清代帝后璽印譜》線裝全十三冊一大函，³⁷主要收錄清朝歷任皇帝所使用的印章，原式印譜乃清宮舊輯之《寶藪》，依各帝分冊，每頁鈐朱拓、加端楷釋文。雖未能將清帝所治寶璽全部收錄，卻可窺知其中用印大要，尤其附有清宮原有之端楷釋文，對許多明清奇字印文的辨識，尤其有極重要的參比價值。

於是重檢《清代帝后璽印譜》十餘冊，鉤稽出所有原印現存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朱拓，並於《乾隆卷》見有「志以道寧」、³⁸「道寧齋」朱文印拓，³⁹後一印竟與前述贈印之印文幾乎全同，只少了飾邊的雙龍紋。「志以道寧」印，「道」字

35 參北平市政府秘書處編，〈園囿略·北海〉，頁9-13。

36 參游國慶編著，《印象深刻——院藏璽印展》，頁72-75。

37 郭福祥主編，《清代帝后璽印譜》（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

38 郭福祥主編，《清代帝后璽印譜·乾隆卷》卷1，頁54。

39 郭福祥主編，《清代帝后璽印譜·乾隆卷》卷2，頁97。

从首从止从行，首上之髮即似爪又之形，「寧」字从宀下心皿丂，皿丂訛變成雙人並置的「从」形，同於前文字形訛演的討論，可以參證。「志以道寧」（方形）與「妙蓮華室」（長方形）、「乾隆宸翰」（方形）三枚同鈐一頁，疑為同組套印。「道寧齋」（長方形）與帶雙龍紋的「乾」（方形）、「隆」（方形）三枚同鈐一頁，亦疑為同組的套印（圖 12）。

「志以道寧」語出《尚書·旅獒》：「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⁴⁰ 意謂君主當以道持志、以道存心，則意緒安寧，慎德化民，而能永世為王。嘉慶帝承之，有「志以道寧」、「如石如衡」翠玉對章，⁴¹ 見錄於《清代帝后璽印譜·嘉慶卷》，⁴² 可以驗知其父子對「志以道寧」四字的偏好（圖 12）。

眾所周知，清宮帝后御用寶璽在清季動亂中流散不少，見諸各方著錄與拍賣公司圖籍者甚多，但清朝究竟刻過多少寶璽、民間流傳有多少是自宮廷佚出的皇家印章，一直沒有也無法有清楚的統計。

從康、雍、乾、嘉諸位皇帝用印，屢見同印文、印式，卻刻有多方印章的慣例看，⁴³ 這方「道寧齋」田黃印，可能也是乾隆重複刻製的御用石章之一，而且很可能即刻製於乾隆十八年道寧齋初建成之時。乾隆複刻同文的齋館印甚多，如「三希堂」即是顯著的例子，學者統計其重複同一璽文的數量說：

「古稀天子」和「古稀天子之寶」共刻過四十二方、「猶日孜孜」二十四方、「八徵耄念」和「八徵耄念之寶」六十三方、「自強不息」四十五方、「十全老人」和「十全老人之寶」十三方、「太上皇帝」和「太上皇帝之寶」二十方、「乾隆宸翰」二十二方、「饗用五福」十五方、「三希堂」十三方、「奉三無私」十一方、「惟精惟一」十一方。在乾隆看來，恐怕唯有如此才能與其太平盛世的氣象鄉匹配。⁴⁴

40 《尚書·旅獒》：「周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清）阮元，《重刊宋本尚書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41 「如石如衡」瓦紐螭紋翠玉印於二〇一二年三月，在北京中國嘉德四季第二十九期拍賣會出現。

42 郭福祥主編，《清代帝后璽印譜·嘉慶卷》卷 2，頁 97。

43 參郭福祥，《明清帝后璽印》（北京：國際文化出版社，2003），康熙寶璽，頁 110-125；雍正寶璽，頁 126-143；乾隆寶璽，頁 144-164；嘉慶寶璽，頁 166-170。又郭福祥，〈前言〉。

44 郭福祥，《明清帝后璽印》，頁 154。

除了「三希堂」十三方外，「畫禪室」、「三友軒」、「琴德簃」等齋館小印也刻製不少，有些印不僅印文內容一樣，連印篆字體、布局方式，乃至印式大小都十分接近，不詳加比較，不易察覺其間差異，如《清代帝后璽印譜·乾隆卷》有「畫禪室」、「研精固得趣」、「契理亦忘言」組印（長方、方白文、方朱文），⁴⁵及「琴德簃」、「領取春溫和且平」、⁴⁶「宮商之外太古心」（橢圓、方朱文、方白文）組印，與頁五二、頁五三所錄同文印六方均極相似（圖13）。

為何仿製如此相近之印，是故意多刻留著備用？還是當時偶有攜帶外出使用之需，故爾複刻如許？「道寧齋」印與「道寧齋」雙龍紋印的印篆也極為接近，細細比較可以見知其間微異之處，印式雖皆作長方形，而贈印又加了雙龍飾邊，顯然更精緻富麗許多（圖14）。

換言之，依清代皇帝刻印常例，同文印章往往刻治數方，或印文布局設計截然不同、或同一布稿刻製多方而皆只作則細部微調、或一印素邊一印加雙龍紋飾邊，則此大獅少獅鈕的田黃石印，極可能在乾隆十八年左右與另一方素邊的「道寧齋」印約略同時刻製，一方放置齋館中，一方外攜使用，不知何時，逸出宮中，散至民間，輾轉傳到吉星福先生手中，不意復因捐贈回返故宮，可謂一段文物聚散的奇緣。

至於為何未收錄於《寶藪》中，則原因難明，大概在鈐拓《寶藪》時此印不在宮中，所以沒有收入。現存紫禁城內的許多皇家用印，《寶藪》也未錄入，狀況與此相同，似乎並不存在偽刻或假造問題。

五、結語

明清書家、印人的古文字知識、或古文奇字形體使用的來源，是一個頗大的議題，許多書畫家鈐朱與收藏印記，往往見存這些難辨的奇字印文，學者或無法索解其內容，或由相關資料約略推知為何字句，但對其得形之由則未明所以，因此迭次傳抄，致訛甚多，「道」、「寧」二字在著錄書乃至印文中的變異，正是這種現象的如實反映。本文對印文「道」、「寧」、「齋」三字的字形偏旁考索，追本溯源，推敲其訛變之由，或可作為此類印章印文研究的參考。

45 郭福祥主編，《清代帝后璽印譜·乾隆卷》卷1，頁22、23。

46 此印釋文《印藪》原書寫作「領且春溫和且平」，「取」字誤為「且」。郭福祥主編，《清代帝后璽印譜·乾隆卷》卷1，頁23。

經由出土古文字與傳抄古文的字形資料參比，以及文字歷史演變的規律勘察，將此篆形奇詭的印文隸定為「道寧齋」三字，實際上是運用了唐蘭先生建立的系統古文字研究方法——對照法、推勘法、偏旁分析法與歷史考證法，期望使印文研究擺脫猜謎射覆式的主觀臆想，走上較科學的軌道。

在考知字形、了解印文內容後，進一步查證相關文獻史料與地點，以證知為乾隆十八年於北海瓊島所修建命名之「道寧齋」。

再次，以乾隆寶璽中多見宮殿齋館印，或有所存記，遂從二〇〇五年始印行發布之《清代帝后璽印譜》，蒐羅宮中印譜資料，發現有同篆風格之印文一枚，唯無雙龍紋飾邊，由康熙乾隆諸清帝常鑄同文印章之例看，此印亦應為乾隆帝的一方用印，田黃石料，加雙龍紋，其珍貴可知也。

而依《清代帝后璽印譜》原清宮《寶藪》的公訂端楷釋文，也可證知前述對字形演變的討論，讀為「道寧齋」三字，確實無誤。唯《寶藪》釋文亦偶見謬誤，如前舉「領取春溫和且平」印兩見，《清代帝后璽印譜·乾隆卷一》釋文無誤，⁴⁷《清代帝后璽印譜·乾隆卷一》所見《印藪》原書則誤寫作「領且春溫和且平」，「取」字誤為「且」。⁴⁸

可知雖有舊譜釋文參考，若乏前述古文字字形考證之堅實基礎為支撐，則其《寶藪》中「道寧齋」印文隸釋的正確與否，仍猶有存疑而不能確信者也。

換言之，院藏此方「道寧齋」雙龍紋印，因得《清代帝后璽印譜·乾隆卷》之朱文印拓與楷書釋文，⁴⁹而更確知其印文內容，但古文字形之形體演變考辨，則是使印面內文肯定為「道寧齋」三字，絕非誤書訛字的根本保證。

清宮帝后璽印散佚民間，屢屢見於各拍賣會，或見諸《寶藪》，或為當時編譜時所失收，⁵⁰或編輯前已佚失，此印可補《寶藪》之缺，為清宮帝后璽印研究增加一方寶貴的實物資料。

經詢北京郭福祥先生，知《乾隆卷》冊二所收「道寧齋」印的原石已不存於紫

47 郭福祥主編，《清代帝后璽印譜·乾隆卷》卷1，頁53。

48 郭福祥主編，《清代帝后璽印譜·乾隆卷》卷1，頁22。

49 郭福祥主編，《清代帝后璽印譜·乾隆卷》卷2，頁97。

50 國立故宮博物院現有清宮舊藏璽印，如《印象深刻》乙書74頁所錄「信天主人」小玉印；75頁「化育萬方」玉印、「皇十五子·竹素園」壽山石連珠印、「夙夜敬止」、「無逸齋寶」田黃石對章；76頁「乾隆」小玉印，皆《寶藪》所失收。

禁城，則本院帶雙龍紋的「道寧齋」田黃石印，就更彌足珍貴了！

餘 論

初稿屢經刪修，但心中一直懸掛著印材田黃石、印紐大獅少獅雕工、印文篆刻、印面雙龍紋飾邊、同印文的複刻、複刻加雙龍紋飾邊等等問題，換言之，就是檢討此印是否有晚近偽造的可能。

本文尚缺非偽造的鐵證：一是造辦處活計檔的製作實錄，二是清宮書畫圖籍上的用印實證。

造辦處活計檔的製作實錄，如有清楚載記刻田黃石「雙龍紋道寧齋」印的文字，則可確信為清宮製作而非偽託。可惜，在儘可能而未必全面的檢索下，並未見有相關之記載。⁵¹

清宮書畫圖籍上用印，則是乾隆當時鈐印的實證，可以確認該印曾經使用，「雙龍紋道寧齋」印尚未查得書畫圖籍上鈐抑之例，但《清代帝后璽印譜·乾隆卷二》所收「道寧齋」印，則幸檢得唯一用例：明文伯仁繪《金陵十八景圖冊》。

據清代《石渠寶笈續編》等典籍記載，文伯仁《金陵十八景圖》繪於「宣德箋本」上，原先流傳於民間，曾經鄭郊收藏，入清以後歸藏於北京皇宮淳化軒、道寧齋。在乾隆時期備受珍寵，十八景圖對應有乾隆十八頁題詩，鈐印各各不同：有五福、八徵、太上、淳化諸印，其中有一奇字印——道寧齋。據冊末有南泉道人跋，⁵² 乾隆三希堂、宜子孫、乾隆鑒賞諸印鈐跋上，故可定。

乾隆跋題有乙酉（乾隆三十年；1765）、庚子（乾隆四十五年；1780）、甲辰（乾隆四十九年；1784）諸紀年。每頁題詩則有十八首詩，奇字印鈐最後一詩下。末詩記年乙酉，無另跋。⁵³

此冊或許在乾隆晚年由清宮流至權臣和珅之手，嘉慶抄沒其家，而文物仍存其

51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有乾隆時期照辦處活計檔影印本數十冊，唯尚非全數。據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有《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凡五十五冊，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資料較全，惜尚未得見，來日當再詳查。

52 鄭郊（1612-？），字牧仲，晚年自號南泉道人，福建莆田人。父鄭涇，以講學名海內，博學，攻古文辭。鄭郊七歲便知誦《毛詩》、《史記》。參乾隆時《興化府莆田縣志》、《福建通志》。

53 上海博物館孫慰祖先生二〇一四年四月二日入庫房特別提件參觀後告知，因此圖冊尚無清晰出版品可供詳驗，姑錄其言為輾轉目驗之證。

弟永璘之府邸，⁵⁴一八五一年恭親王奕訢成為宅子主人，「恭王府」因此得名，文伯仁的《金陵十八景圖冊》或猶存其中也。

二十世紀初，恭王府藏品大量流失，據稱唐摹本王羲之〈遊目帖〉即在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事件時期流出王府，而大規模的藏品流失是在辛亥革命爆發後。⁵⁵

民國初入藏於滬上企業家周湘雲（1878-1943），一九五一年在國家文物局斡旋下向周湘雲收購唐懷素〈苦筍帖〉、南宋米友仁〈瀟湘圖卷〉及文伯仁《金陵十八景圖冊》等，先進入上海市文管會，後來歸入上海博物館。惜未見有完整圖冊出版。

唯文伯仁《金陵十八景圖冊》上之印記嘗著錄於《明清畫家印鑑》與《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二書之中。

《明清畫家印鑑》，收清高宗印一百九十五方，⁵⁶其見錄於周湘雲藏《文伯仁隆慶壬申（1572）金陵十八景山水冊》跋之乾隆御用印有三十一方。

《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收弘曆印一百七十二方，⁵⁷其見錄於《文伯仁金陵十八景冊》藏印之乾隆御用印有四十一方。

茲詳細排比二書著錄，不重見者八加十八，共二十六方；重見者二十三方，共有二十六加二十三，即四十九方乾隆印記鈐於此圖冊。詳參下表：

《明清畫家印鑑》 31 方	《中國書畫家印 鑑款識》41 方	備註	《明清畫家印鑑》31 方	《中國書畫家印鑑 款識》41 方	備註
6 乾	32 乾	1	183 天地為師	113 天地為師	22
7 隆	33 隆	2	191 德日新	80 德日新	23
91 用筆在心	36 用筆在心	3	9 乾隆宸翰	3 會心不遠	
97 吟詠春風裡	72 吟詠春風裡	4	11 乾隆御筆	4 德充符	
103 萬有同春	31 萬有同春	5	62 淳化軒圖書珍祕寶	5 得佳趣	

54 恭王府的前身原為清代乾隆朝權臣和珅的第宅和嘉慶皇帝的弟弟永璘的府邸。一八五一年恭親王奕訢成為宅子主人，恭王府名稱也因此得來。文伯仁的《金陵十八景圖冊》或由和珅取出宮中，嘉慶皇帝抄沒後，再傳予其弟永璘，遂成恭王府收藏。其詳猶待考。

55 《清代皇室寶物流出》，日本仙臺市東北大學學者富田升教授編撰，二〇〇二年六月出版。統計恭王府收藏有唐代懷素的〈苦筍帖〉，宋代徽宗的〈五色鸚鵡圖卷〉、戴琬的《花鳥畫冊》、陳容的〈九龍圖卷〉，元代倪瓚的〈虞山林壑圖軸〉、朱德潤的〈行書田園雜興詩卷〉，明代文徵明的《園池圖冊》和〈書離騷九歌卷〉、祝允明的〈臨黃庭經卷〉和《和陶飲酒詩冊》、仇英的〈梅花公主圖立軸〉和〈四時宮樂圖卷〉、沈周的〈行書虎丘詩卷〉、文伯仁的《金陵十八景圖冊》，清代方琮的〈設色山水圖〉、李世倬的〈仿趙千里聽泉圖立軸〉、張照的〈臨米天馬賦帖〉、弘曆的〈行書詩卷〉等，許多都是難得一見的稀世珍品。

56 王季淦、孔達合編，《明清畫家印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頁 581-599。

57 上海博物館編，《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頁 242-256。

《明清畫家印鑑》 31 方	《中國書畫家印 鑑款識》41 方	備註	《明清畫家印鑑》31 方	《中國書畫家印鑑 款識》41 方	備註
108 天根月堀	71 天根月堀	6	90 至味寓淡泊	10 古稀天子	
113 漱芳潤	64 漱芳潤	7	92 化工四氣為全施	15 寫生	
123 寫心	57 寫心	8	96 得象外意	16 抑齋	
124 意在筆尖	105 意在筆先	9 前書 釋文有 誤	111 煙雲舒卷	17 取益在廣求	
133 如水如鏡	59 如水如鏡	10	147 摘藻為春	18 掬水月在手	
137 所寶惟賢	66 所寶惟賢	11		19 齊物	
138 落紙雲煙	98 落紙雲煙	12		20 追琢其章	
139 筆花春雨	78 筆花春雨	13		21 中和	
140 即事多所欣	76 即事多所欣	14		22 中心止水靜	
156 看雲	23 叢雲	15 前書 釋文有 誤		24 大塊假我以文章	
162 生秋庭	114 生秋庭	16		40 絜矩	
168 研露	91 研露	17		42 潑墨	
169 几席有餘香	102 几席有餘香	18		43 愛竹學心虛	
172 一甌香乳聽調 琴	115 一甌香乳聽 調琴	19		56 墨雲	
176 游六藝園	137 游六藝園	20		147 乾隆御覽之寶	
179 ○○○	144 道寧齋	21 前書 缺釋	重見者 23；不重見者 8+18 = 26。 共有 26+23 = 49 方乾隆印		

《寶藪》中「道寧齋」、「乾」、「隆」三方組印均鈐於文伯仁畫冊中（參圖 12）。

無雙龍飾之「道寧齋」印，《明清畫家印鑑》著錄於 179 號，釋文作「○○○」，文不識。《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著錄於 144 號，釋文作「道寧齋」三字，未知何據？

而乾隆跋題鈐用無雙龍飾之「道寧齋」印於乙酉（乾隆三十年；1765），或意謂此畫冊於乾隆三十年時存放在北海瓊華島的「道寧齋」中，後復有庚子（乾隆四十五年；1780）、甲辰（乾隆四十九年；1784）諸紀年，及「淳化軒圖書珍祕寶」。

「淳化軒」，為圓明園之長春園正中的主體建築。

在乾隆年間，乾隆皇帝根據宋拓本，命人將其中部分輯刻於石碑之上，便於大量拓印，從而建立了他的官方書法典範。乾隆三十四年，圓明園之長春園正中的主

體建築建成，又適逢《重刻淳化閣帖》竣工，遂將刻板嵌於左右廊的廊壁上，「淳化軒」由此得名。一個世紀後，碑石被毀。《重刻淳化閣帖》刻板一百四十四塊，共十卷，彙集歷代名家九十九人的真跡；刻成後又拓四百部，分賜皇室宗親、大臣以及直隸、山東、浙江各行宮。

我們排比上述資料與時間：

1. 乾隆修葺北海諸建築（「道寧齋」在其中），始於乾隆六年辛酉（1741），歷經三十年而全部完成，最後為《白塔山四面碑記》則在乾隆三十八年癸巳（1773）仲冬。
2. 乾隆題道寧齋詩為癸酉（乾隆十八年；1753）、乙亥（乾隆二十年；1755年）、戊寅（乾隆二十三年；1758）。
3. 乾隆跋題鈐用無雙龍飾之「道寧齋」印於乙酉（乾隆三十年；1765）。
4. 乾隆修建完成圓明園之長春園正中的主體建築「淳化軒」於乾隆三十四年（1769）。
5. 乾隆跋題鈐用「淳化軒圖書珍祕寶」印於庚子（乾隆四十五年；1780）或甲辰（乾隆四十九年；1784）。

可以推想，乾隆六年始修葺北海諸建築，十八年完成「道寧齋」，故治印、題詩，二十年、二十三年再蒞臨、再題詩。三十年在「道寧齋」，題跋文伯仁畫冊並鈐奇字印「道寧齋」。三十四年圓明園中長春園之「淳化軒」建成，文伯仁畫冊或在厥後移往，故有「淳化軒圖書珍祕寶」印鈐於四十五年或四十九年。

雙龍飾「道寧齋」印之製作，作為複刻添飾之印，或在乾隆十八年齋館初命名時，或在其後數年間作為攜出鈐記之用，《寶藪》中「道寧齋」、「乾」、「隆」三方組印則留存齋中，於乾隆三十年鈐於文伯仁畫冊上。攜出鈐記之雙龍飾「道寧齋」印，其鈐蓋書畫與圖籍之例證，則尚待繼續掘發也。

回到前述檢討此印是否有晚近偽造可能的幾個問題，諸如印材田黃石的使用、印紐大獅少獅的雕工與刻製、印文篆刻的風格、印面的雙龍紋飾邊、同樣印文式樣的複刻、複刻又加雙龍紋飾邊等等問題，嘗試討論如下。

（一）印材田黃石的使用

福建壽山石在南朝元嘉二十二年（445）以前已被開採，用於雕刻。宋淳熙九年（1282）福建梁克家編寫《三山志》，使其聲名大噪。田黃為其眾多石品之一，

以色黃質潤，受譽為「印石之王」。

清代皇帝十分鍾愛，北京故宮博物院現存的雍正小璽，很大部分為田黃石，乾隆、嘉慶兩朝閒章中的田黃石也為數不少。⁵⁸ 可知此「道寧齋」印作田黃石，正乾隆之所愛。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鴛錦雲章——循連環」套印九方，多數為極品的田黃石、「璿璣仙藻」套印上下二組共八十四方，為高檔田黃與田白石組合，都是乾隆老爺的傑作。⁵⁹

（二）印紐大獅少獅雕工

乾隆時期雕刻石質印紐的工匠有施天章、葉鼎新二人，皆造辦處牙作之雕刻匠，見載於乾隆四年、乾隆十二年等的造辦處活計檔。

（乾隆四年）正月十四日，七品首領薩木哈來說，太監毛團、胡世傑、高玉交凍石圖章大小三百九十三方，傳旨：將圖章內有不齊全者，著施天章、葉鼎新隨做收拾，有字者磨去。

二人中以葉鼎新製作的活計更多一些，如：

（乾隆十二年）二月初七日，司庫白世秀、七品首領薩木哈來說，太監胡世傑交雕凍石圖章一方，缺角；素凍石圖章二方，傳旨：交葉鼎新照樣雕做，其圖章上缺角俱磨平，配匣，欽此。

（乾隆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司庫來說，太監胡世傑交白凍石圖章一分，黃凍石圖章一分，傳旨：著交葉鼎新將白凍石圖章引首上花紋一樣雕做，黃凍石圖章照有龍的圖章一樣雕做。

顯然，他們兩人的手藝很好，很得乾隆喜愛，否則乾隆也不會親自點名讓其雕鈕。⁶⁰

可惜工匠製紐均無落款，無法判斷孰紐為誰刻，資料所限目前尚無法確切分判施天章、葉鼎新二人之不同雕風。

58 參郭福祥，《明清帝后璽印》，頁 100。

59 參游國慶編著，《印象深刻——院藏璽印展》，頁 66-71。

60 參郭福祥，《明清帝后璽印》，頁 147。

石印印紐作大獅少獅形者，由於北京藏印未有完整圖像披露，僅能從《明清帝后寶璽》的彩圖中蒐檢：雍正有「圓明園」朱文奇字、⁶¹「圓明主人」白文漢篆二印作大獅少獅紐（圖 15-16），⁶²唯刀工繁複，與本印印紐鑄風不類（圖 17）。

咸豐有「咸豐鑒賞」朱文篆字、⁶³「克敬居」白文漢篆一印作臥獅紐、一印作大獅少獅紐（圖 18-19），⁶⁴線條圓渾，與本印紐風略似，考量到咸豐在位十一年間動亂不斷，其《寶藪》存印也僅二十餘方，所用印石或直接取用宮內舊藏，而不再專囑工匠刻製，則此二印由乾隆時工匠製作，傳至咸豐刻用或改鑄印文的可能性，應是存在的。⁶⁵

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清宮的田黃石印中以《駕錦雲章——循連環》九方最為著稱，其中作大獅少獅紐、獅紐、螭紐者有初讀、二讀、五讀、六讀、七讀、八讀、九讀，凡七方，整體形貌峻利、線條挺拔，與本印獅紐似乎不是出於同一手（圖 20）。

但在乾隆同期的《寶章集喜》二十四方組印中，則有「天心復喜迓初陽」一壽山石印的獅紐雕工與本印頗為相類，圓渾而偏柔的身軀、鬚毛披覆的刀法處理，或許是同出於一工匠之手（圖 21）。

前言乾隆時期雕刻石質印紐的工匠有施天章、葉鼎新二人，則《駕錦雲章——循連環》諸印螭獅紐與《寶章集喜》「天心復喜迓初陽」印獅紐風格之異，是否正代表施、葉兩工匠群的刀工差別？我們再做細部放大的排比，以驗證上述所言之不誣（圖 22-29）。

至於更微細的雕工特色之區別，則只能期待有更多、更清楚的圖像照片方能徵驗。

（三）印文篆刻

石質寶璽的璽文篆刻，則主要由刻字作的刻字匠哈爾圖與舒林父子完成。見錄於乾隆十三年諸活計檔。

61 北京故宮博物院編，《明清帝后寶璽》（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頁 173。

62 北京故宮博物院編，《明清帝后寶璽》，頁 207。

63 北京故宮博物院編，《明清帝后寶璽》，頁 260。

64 北京故宮博物院編，《明清帝后寶璽》，頁 260。

65 經與郭福祥討論，亦認為咸豐此二印之印紐風格偏早，約在清中期乾隆時。清晚期諸皇帝不好此道，大多直接取用庫房所藏前代所製成之印石，故紐風如此。二〇一四年四月一日在台北故宮討論。

（乾隆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司庫白世秀來說，首領文旦交昌化石雙螭虎鈕寶二方，隨字樣二張，昌化石雙螭虎鈕引首一方，傳旨：將字樣刻在寶上，欽此。於六月十三日，司庫白世秀將舒林刻得昌化石雙螭虎鈕寶二方並引首字樣二張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口奏：哈爾圖眼力不能，伊子舒林鐫刻等語。奉旨：著配匣盛裝。哈爾圖眼力既不能，嗣後凡有交出鐫刻之物即交舒林刻做。

可知乾隆十三年以前多由哈爾圖完成，十三年以後則多由兒子舒林承作，⁶⁶ 換言之，「道寧齋」田黃石印如真刻製於齋堂建成命名的乾隆十八年，則由舒林承製篆刻的可能性極高。

由於印面高倍放大的清晰照片的欠缺，我們僅能從鈐朱印拓與模糊的印面彩照約略判知：《鴛錦雲章——循連環》九印、《寶章集喜》二十四方組印，乃至同為乾隆屬製的四十二體篆《璫璣仙藻》上下八十四方大套雜體篆印，⁶⁷ 其印風之專嚴、落刀之謹慎、布局之周密，與「道寧齋」一印都有相似之處。

尤其奇字古篆體在乾隆時大受矚目，於乾隆十三年起，用九種篆體區別官制階級，進行長達三年半的官印全面改鑄；以三十二體篆鈔錄《盛京賦》全文，並從而創制滿文篆書三十二體……。⁶⁸ 可見他很早就留意漢文篆書的多樣性。

我們普查三十二體篆《盛京賦》中的「道、寧、齋」三字字形，發現印文的「道、寧」奇字不見於賦文三十二體篆，但「齋」字从古文鬲的寫法則三見於《盛京賦》的雜體篆：6. 奇字篆、9. 倒薤篆與 17. 轉宿篆。

		
9. 倒薤篆	6. 奇字篆	17. 轉宿篆

66 參郭福祥，《明清帝后璽印》，頁 147。

67 參游國慶編著，《印象深刻——院藏璽印展》，頁 62-71。

68 參游國慶，〈清代皇家寶璽與古篆〉，《第三屆『孤山證印』西泠印社國際印學峰會論文集》（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頁 387-402；游國慶，〈三十二體篆書金剛經之研究〉，《書畫藝術學刊》，4 輯（2008.6），頁 20-84；游國慶，〈宋夢英集篆十八體書碑及其相關問題〉，《書畫藝術學刊》，3 輯（2007.12），頁 1-74；游國慶，〈古漢字與雜體篆——以三十二體篆書盛京賦為例〉，《書畫藝術學刊》，1 輯（2006.11），頁 71-94。

前文述及乾隆十五年（1750）九月，清高宗致祭殷比干墓，或在此時，乾隆帝才留意到傳說中的「比干銅盤銘」裡的「道」、「寧」二字形體，於是在乾隆十八年題署「道寧齋」並屬治印石時，命大臣將「比干盤銘」的「道」、「寧」字形轉化入印，是以乾隆十三年的三十二體篆《盛京賦》只見有印文的「齋」字寫法，而沒有印文的「道」、「寧」篆形。

在乾隆十三年的《盛京賦》三十二體篆，其實是沿襲南宋以來的《三十二體金剛經》的篆形與篆體名稱，⁶⁹顯然乾隆帝不以此為滿足，不久之後，更增加十種篆體，共得四十二篆體，⁷⁰用以刻製《璿璣仙藻》上下八十四方大套雜體篆印，這是中國歷來古篆作品見存最多篆體的大手筆製作！

種種跡象顯示，如此沉溺漢文的古篆奇字，而會以「道寧齋」這樣的詭異篆形刻製田黃石章者，乾隆皇帝，應該就是最可能的嫌疑犯了！

（四）印面雙龍紋飾邊、同印文的複刻與複刻加雙龍紋飾邊諸問題

目前可見書畫上收藏印記之雙龍紋印，大概始於宋徽宗，惜原印已不存。朱拓猶存於唐孫過庭《書譜序》上。

後代帝王承襲此風，或於印文兩邊至上下加飾雙龍紋。我們嘗試從《清代帝后璽印譜》、《明清帝后璽印》二書披索「明清帝后印中之雙龍紋飾邊印及相關諸印」（圖30），可知：

- 1、此類雙龍紋飾邊印，於明代帝后印中尚有實物印章以為徵驗。
- 2、康熙帝有「坦坦蕩蕩」朱文印二方，一作無邊框，一作身廓雙龍紋飾邊加粗框。
- 3、雍正帝的雙龍紋飾邊印皆作朱文，極精，「御賜齋」、「⁷¹致中和」之外，有「為君難」依次遞減的大小五方，最大與最小作橢圓形，餘皆長方形，前四印雙龍紋風格相似，而曲折變化各自不同，最小印則無雙龍紋裝飾。
- 4、乾隆帝製印最多，其中的雙龍紋飾邊印也居諸帝之冠，約近四十方。以三橫表

69 《三十二體金剛經》的篆體名稱：1. 玉箸篆 2. 垂雲篆 3. 柳葉篆 4. 鳥跡篆 5. 小篆 6. 奇字篆 7. 大篆 8. 科斗篆 9. 倒薤篆 10. 墳書篆 11. 垂露篆 12. 上方大篆 13. 鵠頭篆 14. 剪刀篆 15. 刻符篆 16. 殳篆 17. 轉宿篆 18. 麟書篆 19. 環珞篆 20. 龍爪篆 21. 雕蟲篆 22. 飛白篆 23. 芝英篆 24. 穗書篆 25. 鸞鳳篆 26. 懸針篆 27. 金錯篆 28. 鳥書篆 29. 碧落篆 30. 龜書篆 31. 龍書篆 32. 鐘鼎篆。

70 《璿璣仙藻》四十二篆體的篆體名稱：三十二體之外再增十種：17. 夢英篆 27. 秦璽篆 29. 崑臺篆 34. 漢印篆 35. 古文 36. 草篆 37. 魏校篆 38. 說文 39. 詛楚文 40. 撫古遺文。

71 瓷印，是雍正皇帝尚為雍親王時所製。

三陽爻之「乾卦符號印」至少有八枚，而所配雙龍文之設計均有不同。「三希堂」白文漢篆雙龍小璽，布局筆畫位置粗細幾近全同，僅局部微異，是複刻的典型。「奉三無私」四方，一枚小印朱文，無龍紋裝飾，其餘二方朱文篆法相同，而一作長方、一作橢圓形，可屬複刻篆文的一種變體。

- 5、嘉慶雙龍紋飾印十五方，但有四方是沿用乾隆舊有印：「四美具」、「惠迪吉」、「樂天」、「深心託豪素」，細校印文筆畫可知屬同印的不同鈐朱，不是形同微異之複刻印。
- 6、道光印中之雙龍紋飾印僅有「四美具」、「惠迪吉」、「樂天」、「深心託豪素」四方，皆乾隆所遺印，可知寶璽製於此期之不彰。
- 7、慈禧的雙龍紋飾印有九方，篆法趨弱、紋飾繁縟曲折，甚或故意改形似鳳紋，卻乏精雅之趣。至宣統只一方「宣統御筆」雙龍紋飾邊印，線條靡弱，藝術風格每下愈況，正見證了清皇朝的衰頹。

綜上，可知清乾隆有複刻同文印例、有複刻而加雙龍紋例，諸印之龍紋設計各有不同：舉手投足、方向角度各異。

換言之，若有作偽者得到《乾隆寶藪》中「道寧齋」之朱拓而偽刻，一是原式翻刻，若要加料添龍紋，亦當是從其他印拓之雙龍紋複製於印文旁，當不致熟悉清宮龍紋印例之必有不同而知所變化。則此印之作為偽機率已微乎其微。

吉星福先生伉儷所贈這一方雕有大獅少獅鈕的田黃石印，印面作雙龍紋飾邊的朱文三字，為僅存的乾隆「道寧齋」田黃石真品，其得以再現江湖、重新確認，意義與價值均屬非凡。則本文之作，或差可告慰捐贈者「寄情人間」、遺愛天下之大德矣。

〔後記〕本文初稿於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故宮小型學術研討會發表，題為「一方重返故宮的乾隆用印」，承與會馮院長明珠、何副院長傳馨、林處長國平、陳副研究員慧霞、蔡助理研究員慶良等人提供許多寶貴意見，俾得補苴闕失，至謝至感。在修訂並加餘論期間，上海博物館孫慰祖先生給予鼎助甚多。而北京故宮博物院郭福祥先生適在本院從事學術交流，於本文之完成，助力尤多，特此一併申謝。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司馬遷著；(日)瀧川龜太郎會注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北京：中華書局，1977。
-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臺北：鼎文書局，1983。
- (宋)王俅，《嘯堂集古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 (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臺北：臺灣商務，1935。
- (宋)夏竦，《古文四聲韻》，北京：中華書局，1981。
- (宋)郭忠恕，《汗簡》，北京：中華書局，1983。
- (宋)薛尚功撰；(明)朱謀堃木刻；于省吾 1935 年影印，《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明)郎瑛，《新校七修類稿·續稿》，臺北：世界書局，1984。
- (明)黃宗羲，《金石要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欽定四庫全書。
- (清)阮元，《重刊宋本尚書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 (清)官修，《國朝宮史》，清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古籍欽定四庫全書，史部十三·政書類。
-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1999，經韻樓藏版。
- (清)慶桂撰，《國朝宮史續編》，清文淵閣四庫全書。

二、近代論著

- 上海博物館編，《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 王季詮、孔達合編，《明清畫家印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 中國社會科學院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
- 北平市政府秘書處編，《舊都文物略》，北平：北平市政府第一科，1935。
- 北京故宮博物院編，《明清帝后寶璽》，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
-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
- 徐文鏡編，《古籀匯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 徐在國，《傳抄古文字編》，北京：綫裝書局，2006。
- 陳瑛，〈淺談「寄情人間」展兩方鳥蟲篆印〉，《故宮文物月刊》，337 期，2011 年 4 月，頁 78-89。
- 唐蘭，《古文字學導論》，香港：太平書局，1965。
- 郭福祥，《明清帝后璽印》，北京：國際文化出版社，2003。

郭福祥主編，《清代帝后璽印譜》，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吉星福代表張振芳教授伉儷捐贈文物目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1985。

黃德寬、何琳儀、徐在國等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游國慶，〈古漢字與雜體篆——以三十二體篆書盛京賦為例〉，《書畫藝術學刊》，1輯，2006年11月，頁71-94。

游國慶編，《印象深刻——院藏璽印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7。

游國慶，〈宋夢英集篆十八體書碑及其相關問題〉，《書畫藝術學刊》，3輯，2007年12月，頁1-74。

游國慶，〈三十二體篆書金剛經之研究〉，《書畫藝術學刊》，4輯，2008年6月，頁20-84。

游國慶，〈清代皇家寶璽與古篆〉，《第三屆『孤山證印』西泠印社國際印學峰會論文集》，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頁387-402。

張光遠，《商代金文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5。

丹誠，〈忠烈比干公之裔〉，《中華林氏總會》<http://www.cnlin.org/Item/Show.asp?m=1&d=3971>，檢索日期：2014年3月10日。

A Study of the “Daoning Study” Seal

Yu Kuo-ching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xhibition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This study begins with an orpiment seal, donated to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by Mr. Chi Hsing-fu, bearing unusual characters that are difficult to decipher. After comparing the writing with characters from unearthed artifacts and copies of written forms that have been passed down, as well observing the evolution of character forms through the ages, the three characters of this seal were finally deciphered to be “Daoning zhai (Study)” in clerical script. The process of this discovery will hopefully allow researchers to avoid the subjective trap of guessing and conjecture to acquire a more scientific approach to deciphering unusual characters.

After determin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character forms of the seal, further textual analysis of historical records was conducted to verify that a study by this name indeed existed below the White Pagoda on Qionghua (Jade) Isle at Beihai (North Lake) in Beijing. Completed in the 18th year of the Qianlong reign (1753), it was given the name Daoning Study. After examining the imperial seals used by the Qing court in Baosou (Treasured Assemblages of Seals), it was discovered that the Qianlong emperor had a seal of the same contents with characters carved in relief but slightly smaller in size and bearing an interpretation for “Daoning zhai.” Since it was not uncommon for the Kangxi, Yongzheng, and Qianlong emperors to carve seals with the same contents, this gift seal was probably used by the Qianlong emperor. The orpiment material and imperial double-dragon pattern on either side of the characters make this seal all the more precious.

The epigraphical understanding among calligraphers and seal cutter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origins behind the use of unusual character forms in ancient writing was a major topic of discussion. Because many painters and calligraphers as well as seal collectors were unfamiliar with the unusual characters on the seals that were difficult to decipher, they often passed on erroneous information. The study of the radicals for the “dao,” “ning,” and “zhai” characters in this paper perhaps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scholars of characters on seals.

The seals of the Qing imperial family scattered among the people often appear on the auction market. They can be checked against those in Baosou and those not included or missing before compilation, thereby filling the lacunae of this text and providing invaluable historical material for scholars studying the imperial seals of the Qing dynasty court.

Keywords: Daoning Study, seals with unusual characters, Qing imperial seals, epigraph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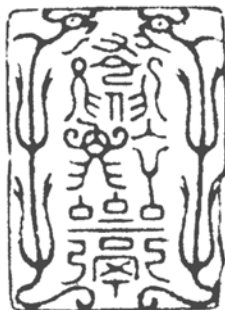


圖 1 吉星福先生贈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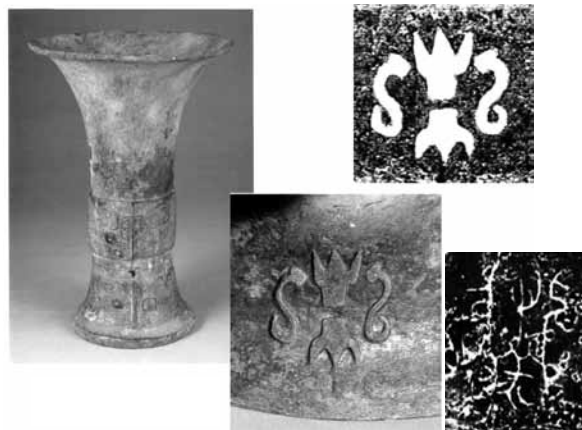


圖 2 故宮藏商代融尊及其銘文；《殷周金文集成》2715 所收〈庚兒鼎〉「煮」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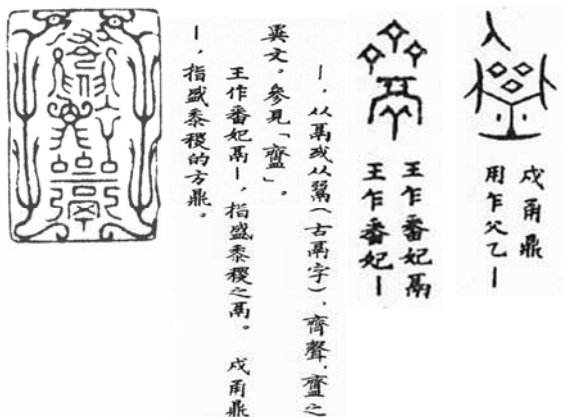


圖 3 《古文字譜系疏證》所收「齋」字。「道寧齋」印借作「齋」字

			印文第一字
			印文第二字
《古璽編》引汪立名《鐘鼎字原》之〈比干銅盤銘〉「道」「寧」二字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所收〈比干銅盤銘〉之「道」「寧」二字	《嘯堂集古錄》所收〈比干銅盤銘〉之「道」「寧」二字	吉星福贈印

圖 4 諸本〈比干銅盤銘〉的「道」、「寧」二字與贈印印文排比

A 式從首從行：「道」或「道」	B 式從首從行從止	C 式從首從行從又	D 式從首從行從寸
E 式從首從寸	F 式從首從首	G 式從首從首	H 式從首從首
I 式從首從首	J 式從首從首	K 式從首從首	L 式從首從首
M 式從首從首	N 式從首從首	O 式從首從首	P 式從首從首
《汗簡》道字古文，1 形同 A 式。2 同 B 式。3 形為 A+K 式，即 1 下加几，為 M 式。4 形為 J 式，從人在行中會意。5 形同 L 式，從人在行中會意。6 形從行從重人，為 O 式。7 形為 5 下加寸，為 P 式。			

圖 5 出土古文字與傳抄古文資料「道」字

			印文第一字
《古璽編》引汪立名《鐘鼎字原》所收〈比干銅盤銘〉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所收〈比干銅盤銘〉	《嘯堂集古錄》所收〈比干銅盤銘〉	吉星福贈印

圖 6 「道」字構形考索：比干盤銘與印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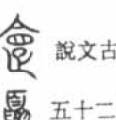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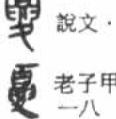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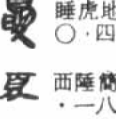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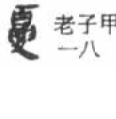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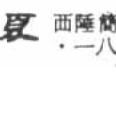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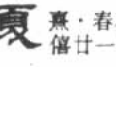
		
秦公簠	齊叔夷鎛	說文古文
		
說文·女部	睡虎地簡一〇·四	五十二病方·二五二
		
老子甲後二一八	西陲簡五一·一八	熹·春秋僖廿一年

圖 7 「道」字構形考索：夏字字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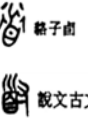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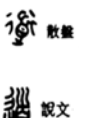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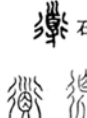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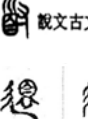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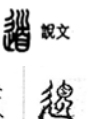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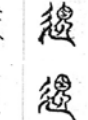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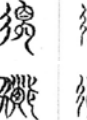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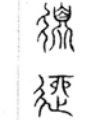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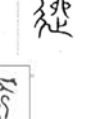
			
駱子南	駱子南	曾伯憲	石鼓
			
說文古文	說文	說文	說文
			
總	總	總	總
			
總	總	總	總
			
總	總	總	總

圖 8 綜合分析此印文諸偏旁的訛變來由，可知印文第一字之偏旁應為从行、首、人、二止（訛為二爪），隸定為「道」字，應無疑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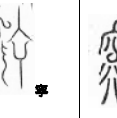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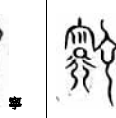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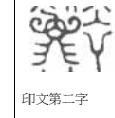
				印文第二字
寧	寧	寧	寧	
《古璽編》引汪立名《鐘鼎字原》所收，簡稱《璽》。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所收，簡稱《款》。	《嘯堂集古錄》所收，簡稱《嘯》。	《集篆古文韻海》所收，簡稱《海》。	吉星福贈印，簡稱《贈》。



圖 9 左旁：當為「寧」之變形，由上至下為宀、心、皿、丂四個偏旁。右旁：是從宀、从皿、从丂、省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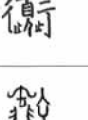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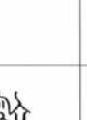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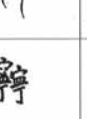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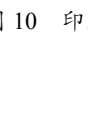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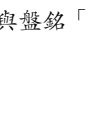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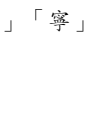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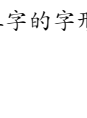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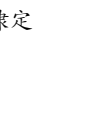
《古璽編》簡稱《璽》	1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簡稱《款》	2	《嘯堂集古錄》簡稱《嘯》	3	《集篆古文韻海》簡稱《海》	4	吉星福贈印簡稱《贈》	5
									
									
									
									
									

圖 10 印文與盤銘「道」「寧」二字的字形隸定

道之偏旁	宀	心	皿	丂	省	心
寧之偏旁	宀	心	皿	丂	省	心
道之偏旁	宀	心	皿	丂	省	心
寧之偏旁	宀	心	皿	丂	省	心
道之偏旁	宀	心	皿	丂	省	心
寧之偏旁	宀	心	皿	丂	省	心
道之偏旁	宀	心	皿	丂	省	心
寧之偏旁	宀	心	皿	丂	省	心
道之偏旁	宀	心	皿	丂	省	心
寧之偏旁	宀	心	皿	丂	省	心

圖 11 印文與盤銘「道」「寧」二字的字形各偏旁的訛變徑路

 妙蓮華室	 乾隆宸翰
乾隆所用「志以道寧」印於印譜同頁之印一，當為組印	乾隆所用「志以道寧」印於印譜同頁之印二，當為組印
	
乾隆所用道寧二字入印例	
 如石如衛	 志以道寧
嘉慶所用「志以道寧」印於印譜同頁之印，當為組印	嘉慶所用道寧二字入印例 《清代帝后璽印譜·嘉慶卷二》頁九七
 乾	 道寧齋
 隆	
乾隆所用「道寧齋」印於印譜同頁之印，當為組印	乾隆所用「道寧齋」印， 《清代帝后璽印譜·乾隆卷二》頁九七

圖 12 乾隆嘉慶所用道寧二字入印例

乾隆寶載所收	吉星福所捐	
 道寧齋		
		道
		寧
		齋

圖 14 吉星福贈印與《乾隆卷》之道寧齋印之印文字形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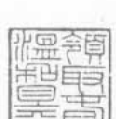
 畫禪室	 畫禪室
 研精固得趣	 研精固得趣
 契理亦忘言	 契理亦忘言
《乾隆卷一》頁二三「畫禪室」、「研精固得趣」、「契理亦忘言」組印	《乾隆卷一》頁五二「畫禪室」、「研精固得趣」、「契理亦忘言」組印
 琴德籥	 琴德籥
 領且春溫和且平	 領且春溫和且平
 宮商之外太古心	 宮商之外太古心
《清代帝后璽印譜·乾隆卷一》頁二二「琴德籥」、「領且春溫和且平」、「宮商之外太古心」組印	《清代帝后璽印譜·乾隆卷一》頁五三「琴德籥」、「領且春溫和且平」、「宮商之外太古心」組印

圖 13 吉星福贈印與《乾隆卷》之道寧齋印及畫禪室、琴德籥等複刻組印之印文字形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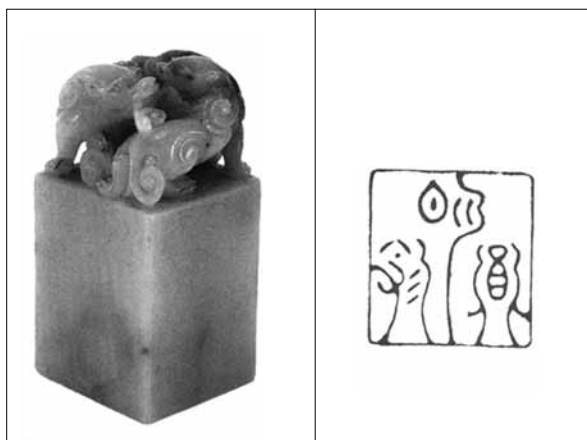


圖 15 雍正「圓明園」 取自《明清帝后寶璽》頁 173、第 155 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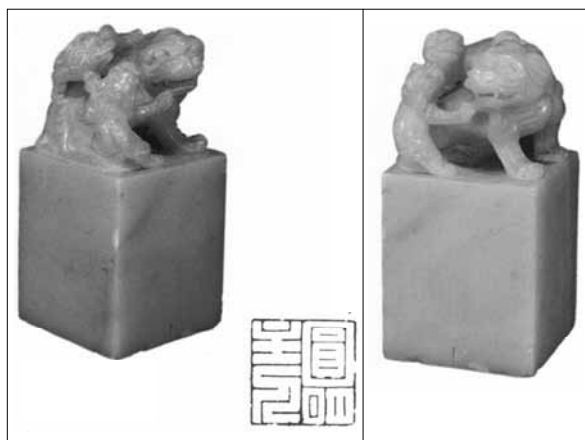


圖 16 雍正「圓明主人」 取自《明清帝后寶璽》頁 207、第 196 方



圖 17 道寧齋雙龍紋印與清代帝后璽印中之獅紐、螭紐石印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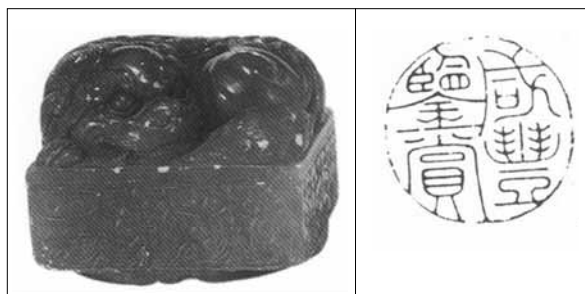


圖 18 咸豐「咸豐鑒賞」 取自《明清帝后寶璽》頁 260、第 256 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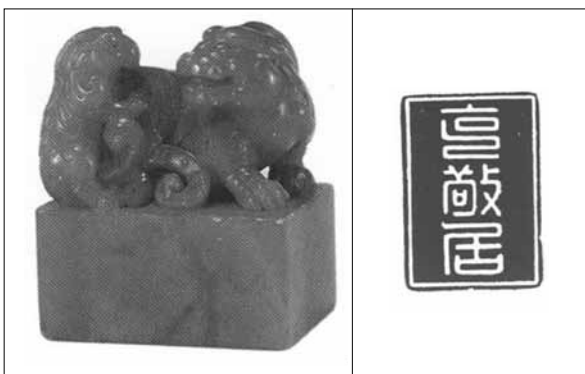


圖 19 咸豐「克敬局」 取自《明清帝后寶璽》頁 260、第 258 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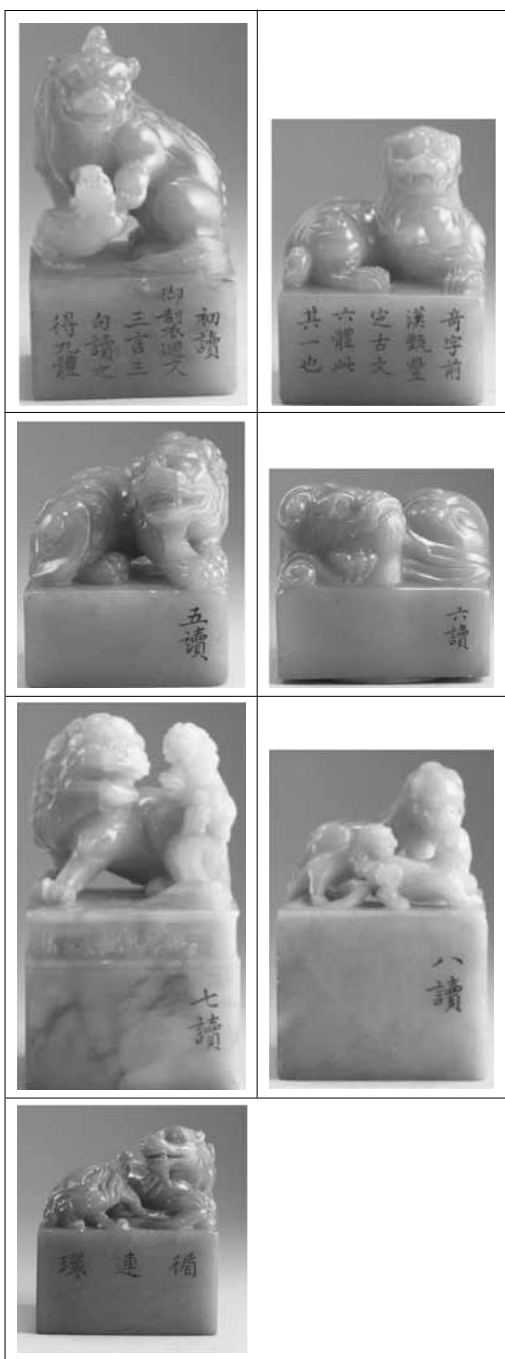


圖 20 循連環初讀、二讀、五讀、六讀、七讀、八讀、九讀



圖 21 乾隆《寶章集喜》二十四方之十四 「天心復
喜迓初陽」獅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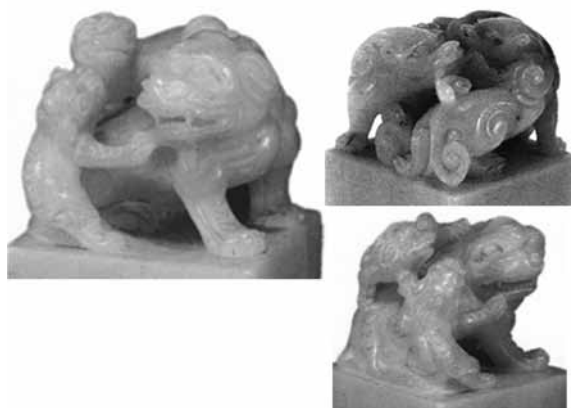


圖 22 雍正有「圓明園」朱文奇字、「圓明主人」白
文漢篆二印作大獅少獅紐



圖 23 《駕錦雲章——循連環》九方之二



圖 24 《駕錦雲章——循連環》九方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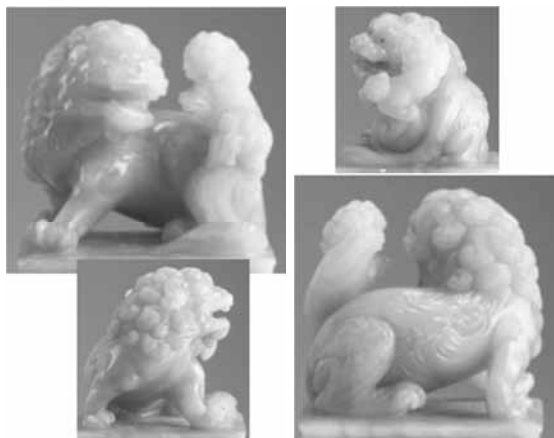


圖 25 《駕錦雲章——循連環》九方之七



圖 26 《駕錦雲章——循連環》九方之八



圖 27 《寶章集喜》二十四方組印中，則有「天心復喜迓初陽」一壽山石印的獅紐



圖 28 雙龍紋飾「道寧齋」田黃石印之大獅少獅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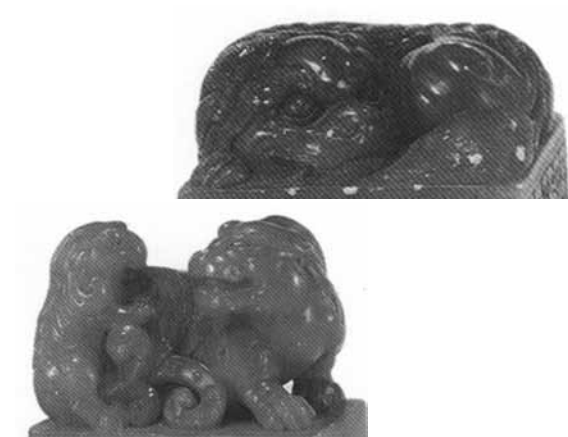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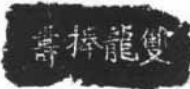


圖 29 咸豐有「咸豐鑒賞」朱文篆字、「克敬居」白文漢篆一印作臥獅紐、一印作大獅少獅紐

  			
01 明帝后用印	02 康熙帝用印	03 康熙帝用印	04 雍正帝用印
 			
05 雍正帝用印	06 雍正帝用印	07 雍正帝用印	08 雍正帝用印

 為君難	 為君難	 乾	 隆
09 雍正帝用印	10 雍正帝用印	11 乾隆帝用印	12 乾隆帝用印
 敬勝怠	 奉三無私	 乾	 隆
13 乾隆帝用印	14 乾隆帝用印	15 乾隆帝用印	16 乾隆帝用印
 奉三無私	 德日新	 奉三無私	 德日新
17 乾隆帝用印	18 乾隆帝用印	19 乾隆帝用印	20 乾隆帝用印

			
21 乾隆帝用印	22 乾隆帝用印	23 乾隆帝用印	24 乾隆帝用印
			
25 乾隆帝用印	26 乾隆帝用印	27 乾隆帝用印	28 乾隆帝用印
			
29 乾隆帝用印	30 乾隆帝用印	31 乾隆帝用印	32 乾隆帝用印

		 	
33 乾隆帝用印	34 乾隆帝用印	35 乾隆帝用印	36 乾隆帝用印
			
37 乾隆帝用印	37 乾隆帝用印	39 乾隆帝用印	40 乾隆帝用印
 			
41 乾隆帝用印	42 乾隆帝用印	43 乾隆帝用印	44 乾隆帝用印

			
45 乾隆帝用印	46 乾隆帝用印	47 乾隆帝用印	48 乾隆帝用印
			
49 乾隆帝用印	49 乾隆帝用印	50 嘉慶帝用印	51 嘉慶帝用印
			
52 嘉慶帝用印	53 嘉慶帝用印	54 嘉慶帝用印	55 嘉慶帝用印

			
56 嘉慶帝用印	57 嘉慶帝用印	58 嘉慶帝用印	59 嘉慶帝用印
			
60 嘉慶帝用印	61 嘉慶帝用印	62 嘉慶帝用印	63 嘉慶帝用印
			
64 嘉慶帝用印	65 道光帝用印	66 道光帝用印	67 道光帝用印

 樂天	 御賞	 大雅齋	 如玉之嘉
68 道光帝用印	69 慈禧用印	70 慈禧用印	71 慈禧用印
 如玉之嘉	 承慶堂	 鏡榮燭和	 御筆  御筆
72 慈禧用印	73 慈禧用印	74 慈禧用印	75 慈禧用印
 大雅齋	 宣統御筆		
76 慈禧用印	77 宣統帝用印		

圖 30 明清帝后印中之雙龍紋飾邊印及相關諸印

